

意犹未尽

怀念乘凉的日子

张永进文

记忆中,夏日炎炎,“乘风凉”是一天当中最开心的事。它不像现在的“躲空调”,躲在空调的房子里不出来。从前,没有空调,居住环境条件差,屋小闷热,连家具摸上去都发烫,家里简直呆不下去,只好到弄堂里、马路上乘风凉。

傍晚时分,太阳西斜,弄堂里的人就在家门前的地上泼一盆冷水,好让地上的热气慢慢地蒸发掉,祛暑降温。到“吃夜饭”时,家家户户搬出了小桌、凳椅摆在门口,饭菜全部摆在

小桌子上,一些闲不住的小孩端了饭碗走东窜西,这家夹一筷菜,那家舀一勺汤,其乐融融。

饭后,一切收拾停当后,男女老少不约而同把自家的床、躺椅、板凳、竹榻搬出来,安营扎寨,下棋的、打扑克的、看书的,大家有说有笑,老人们手里握着一把蒲扇,慢悠悠地一扇一扇。

我那时还小,天性顽皮,“猴子屁股坐不住”,不可能乖乖地坐在自家门口乘凉。于是,就叫上三五个年龄相仿的,有的腋下夹了一条破草席,有的拎只方凳,有的索性像磨

剪刀一样肩扛一条长凳,穿了平角短裤,赤着膊,结伴到马路上乘风凉,说是乘风凉,其实就是想怎么玩就怎么玩。

记忆中,那时在马路上随便找上几个小石子,在地上画上方格,立马开始下“五子棋”,输的淘汰,轮番上阵,玩够了,换个“戏法”,斗鸡,要斗到膝盖出现乌青块才肯罢休,还有更离谱的,大人在马路上骑自行车,我们傻里吧唧在后面追赶,比谁跑得快,玩得酣畅淋漓,跑回家用一铅桶水从头浇到脚,爽得不得了。

说来让人耻笑,我那时候乘风凉还可以“揩外快”,蹭吃。当时我们弄堂里有位山东人,五十开外,姓许,在离他家不远的一家水果店卖西瓜,长得五大三粗,头大脸圆腰粗,剃了个光头,模样与《水浒》里的

鲁智深别无二样,大家都叫他“许大头”。那会,水果店除了整只整只的卖,还把西瓜切成一小片一小片,放在一个简易的木架上,用一块干净的白纱布罩着,二三分钱一片。过去,寻常人家连温饱都成问题,吃西瓜实在是奢望的事,平时只能望“瓜”兴叹。乘风凉时,我一个人悄悄地到许大头的水果店,站在他的西瓜摊位旁,假装陌生人,他对我心里的这点“小九九”心照不宣。只见他手里拿了一把扇子,在木架旁边来回不停地扇,不一会,他掀开纱布,从里面拿出一小片西瓜,故意大声嚷嚷:“这片西瓜坏了。”然后,他顾盼左右,操着一口浓重的山东口音的上海话对我说:“小赤佬,你拿去吃。”我二话不说,拿了西瓜就走。一小片西瓜,三口二口下肚,嘴巴一抹,

继续乘凉。

夜色已浓,身体感受到了丝丝凉意,大伙这才回家,倒头就睡,小孩们心里还默默地期盼着第二天乘凉时的嬉戏。

在那个没有电视机,没有网络,没有手机,没有卡拉OK的日子里,其实,人们对生活也没有太多的奢望,也没有办法蜗居在狭小的屋子里,大家坐在一起,乘乘凉,嬉笑逗乐,就成了当时最大的一种乐趣。

现在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,炎热的夏天不再需要到外面乘凉了,甚至室外比室内要热得多。人和人的关系也淡了、远了,甚至凉了,缺少了从前那种亲密无间、坦腹相处的畅快和简单。

年少时乘凉的那些日子,恍如昨天。



烟为行止水为家 ■弓子

世相百态

温和亦坚持

董明文

九月时节,暑气未消,骑行在校园的林荫道上,看晨光的舞步在葱郁的枝叶间摇曳。经过相辉堂、校史馆然后拐弯沿望道直走就是理图。巍峨的光华双子楼从左肩掠过,小南门出去,一整排高大的水杉笔直地指向天空,李达三楼在马路对面交相辉映。这是我最常经过的一条路线,从北区到文图,几乎贯穿整个校园。

这是我第三次来复旦。前两次作为匆匆观光客,而这回终于成为了其中的一员。不同的身份定位和视角转换,投射在心间的感受迥然不同。就像同一座城市,在居住者和旅游者看来,如同多棱镜一般呈现出别样的面貌。曾经的复旦,于我而言横亘着一段心灵的距离。并非她高冷,而是我焦虑。犹记得当年怀着忐忑游览其中,进不了图书馆,吃不了食堂,蹭不上网,凡此种种都在默默地提醒着:这是别人的校园,你是一个毫不相关的局外人。恍惚中带着一点惶恐,畏惧中带着一丝不甘。

因此,当拿到一卡通从此畅通无阻时,当看见图书馆的电子门在眼前蓦然敞开时,当用基础英语给

留学生们在校园里指路时,一次又一次细小归属感的积累与叠加,不经意间的一回首,才发现我正渐渐接受并融入这个全新的环境。的确,相比于北大的壮阔、华师的亲民、同济的工整,复旦给我的印象是更立体的:低调且质朴、温和亦坚持。若将她比作一个人的个性,便是善良却不失锋芒。那一栋栋红色小楼,矮小又敦实,内部现代化的设备和古老的建筑外观相结合,让人安心。曦园、燕园等景观幽僻又精致,安静地蜷缩在某一个角落,看几只鸽子在绿草地上踱步,猫咪在不远处的灌木下酣睡,小桥流水旁散落着几个圆木座椅,悄悄地等你来寻觅。

然而,这静谧的一切绝非柔弱无骨甚而庸常。当我骑着自行车悠悠荡荡时,曾有几个相同的男生好几次从身后超过,晨练的汗水浸透了运动衫,不知已绕着偌大的校区跑了多少圈。他们保持着平稳的呼吸,戴着耳麦,就这样看似漫不经心地跑着,内底里却是一份难得的自律和坚持。图书馆中亦是如此。即使才开学之初,晚上近十点的自习室仍是人数很多,灯火通明。大家敲击键盘的力度、草稿纸上一刻不停的演算,甚至看书翻页的声音都是轻轻的,空气

中一片安静祥和。然而当你抬起头,你会发现那一张张、一排排专注的面庞里,带着一股子隐秘的倔强,与凌厉无关,却是一种更柔韧、更笃定的力量。

正如复旦的校训所言:博学而笃志,切问而近思。出自《论语·子张》的这句话看似平淡无奇,实则微言大义。这里极少有虚张声势的作秀,更多是顺势而为的自在。也许你不会知道一个在光华楼前草地上看夕阳谈诗意的人,刚刚才刷完理论学习题和三套雅思卷。学校和师长们是引导者、导航灯,但真正支撑你走下去的人永远只有你自己。“自由而无用的灵魂”,多么令人向往。设身处地时才猛然发觉,要想真正触碰到这个美好的本质,唯有更加努力,并将其常态化地向上攀登——“你对生活的希望值增高了,那么虚空的体验便更加难以忍受”。

此刻是晚间九点三十分,窗外夜色朦胧,一架飞机掠过两颗相距不远的星星,向着月亮低空飞过。是从浦东刚起航,还是在虹桥降落?又不知上面承载了多少人手握青春、奋力一搏的梦想?独立、自在、翱翔。就像横穿整个校园去文图学习的自行车大军,即使恰逢阴雨,也总让每个清晨充满了蓬勃又鲜亮的色彩。

文苑投稿邮箱: zfk@yptimes.cn, 欢迎投稿

岁月悠悠

那次,做了“懦夫”

周彭庆文

那是1973年的冬天,大田农活刚干完,生产队开始了每年必进行的劳动:挑河泥。这是个又苦又脏又累的活儿——把一段河里的水抽干,赤脚下到黑臭的烂泥里,一锹一锹地挖到泥筐里,沿着宽仅尺余,斜伸到河底的跳板,颤颤巍巍地把河泥挑上来,跟杂草混合堆放,到春天撒到田里,作为肥料。用现行的话说,这是地地道道的“有机肥”,成了卖粮、卖菜的一大亮点,提高价格的杠杆。

但当时,我们可是苦不堪言。上一趟,浑身冒汗;脚下冰冷,寒风为虐,汗成冰珠,牙齿打颤;泥筐滴滴答答,沿路洒下浑浊泥水,稍不留神,就会摔个四仰八叉;跳板又湿又滑,呲溜一下,滚到河底,也是常有的事,尤其是我们这些“资历浅”的新农民。无论谁摔跤,都会引起哄堂大笑,而我们摔跤,笑声更响,而且很快会加油添醋,演绎成一个个令人捧腹的“段子”,如“知青连路都不会走”,“锅开了,粥溢出来用手掀锅盖”,“烧锅把头发烧掉啦”等,总之一句话,知青智力亟待开发。而且,这些“桥段”传播特别快,我们别说无还手之功,连招架之力也没有。

原先抽河水,都是靠人力——在河岸支上“水车”,四人一组,轮番上阵,日夜不停息,连轴转地踩4、5天,才能把水抽干。抽干之日,也是狂欢之时。鱼、虾在干涸的烂泥里蹦蹦跳跳,蚌、螺在暴露的泥浆上迅速转移,引得人们蜂拥而上,或捉或捧,不经意间,手碰到脸上,个个成了黑脸包公。喧哗的欢声笑语,荡漾在寒气逼人的乡村大地,全然忘记了即将到来的苦战。每逢此时,我们都会丢掉时常委绕在心头的烦恼,放下装模作样的矜持,下到河底,与人“争抢”战利品,来一回“昔日烦恼今日抛”的放纵。

与我们生产队一河之隔,是公社所在地,住着不少“定量户口”的“城镇居民”,每天晚上,开关一按,家里灯火明亮,羡慕了我们这些“农业户口”之人。虽然牢骚满腹,也无可奈何。但试图改变命运的人总是时时、处处有的。生产队有几个神通广大的人,借来电线和电动机,那时叫“马达”,并疏通了公社农具厂的领导,从厂到河沟,高高低低,弯弯曲曲,拉了段临时线路。高者挂在树枝上,低者匍匐在大路边;行人有时要低头弯腰,有时可大步从上跨过。为的就是让我们这些对“电”望眼欲穿的农民过把瘾。

那天傍晚,线路拉妥,万事俱备,只欠东风——马达连接到线路上去。但工厂派来的师傅正在饭店用

餐,一时半会儿来不了。

性急之人实在等不了,有人提议说:“叫知青来。”在人们的脑海中,知青从小在家用“电”,而且有文化,应该懂得怎么连接。

我匆匆赶到,看着蹲伏在河边黑沉着脸的马达和缠绕一团的电线,束手无策。虽然,从小用“电”,但我最大的动作只是换灯泡;物理课上,虽学过“电学”,画过“线路图”,也知道“并联”“串联”,但那是方方正正的单根线环绕,眼前的却是双股线缠绕。我左看右看,理不清它们的来龙去脉,真不知如何连接;而且,对于“电老虎”的威力,我们从小就被教育得敬畏无比,从不敢有一丝冒犯。面对眼前人的鼓励、催促、抱怨、激将,我无动于衷,无论他们怎么说,我拿着他们硬塞到我手中的老虎钳,就是迟疑着不敢动手。

正在尴尬之时,“我来!”一声断喝,让我一震,周围的人也睁大了双眼。此人是我们生产队的,人称“陆大胆”。天下任何话,没有他不敢说的;天下任何事,没有他不知道的;天下再难的事,没有他不敢打包票的。“你……”明显是不信任的语调。一个连小学都没上完,也从未接触过“电”的人,敢摸老虎屁股,勇气固然可嘉,但他的“金刚钻”有几两几钱,人们也是清楚的。看着人们不信任的目光,“陆大胆”说:“我听人说过,只要把三根线连起来就行了。”“听着他似是而非的‘理论’,我为他捏了一把汗,迟迟疑疑地说:‘电可不是这么简单的,弄不好要……’”“没事,我都弄清楚了,简单得很。”说罢,就夺过我手中的老虎钳,把几根线一连起来,马达没转动,又调两根线连起来,还是没转。再调两根线连起来,马达竟猛然转起来,带动抽水机转动,一股急流从出水口喷涌而出。站得近的人被溅了一身水,惊叫着四散奔逃。在人们的尖叫声中,马达、抽水机轰鸣声和哗哗的出水声中,“陆大胆”像个英雄一样,手一挥:“我说简单吧。不要被那些书呆子吓傻了。”还特意向我瞟了一眼。

在人们的哄笑声中,我的头脑清醒,没有焦躁,没有恼怒,步伐仍是踏踏实实。我深知,鲁莽不是好汉,冒失不是英雄,一次冒险,可以侥幸成功,但不会次次幸运。这次做“懦夫”,我没有可羞愧之处。只是,我至今没搞明白,“陆大胆”就凭手中一把老虎钳,脚穿一双“解放鞋”,没有任何电学知识,居然七搞八搞,就把电接通了,而他毫发无损,许是应了那句“无知者无畏,无畏者无恙”的魔咒?